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星乙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讀書之序

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程子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它莫如論語孟子

又曰學者且先讀語孟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

朱子亦曰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夫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止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它書可見而决矣又曰大學者中庸之户庭中庸者大學之閫奧又曰學問須以大學為先論語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又曰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又曰為學之序為己而

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語孟次及諸經然後觀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按此答東萊書時東萊方令學者讀左氏及諸賢奏疏又曰讀大學語孟中庸四書然後看詩書禮易與春秋皆未易

看又曰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以越過近日學者欲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無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以上論讀書之序

讀書之法

程子曰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又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

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按此伊川與人帖也

若不能存養只是説話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説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朱子亦曰學須做自家底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為雜文用其高者則

為古文用皆做外面看又曰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
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又曰學者當以聖賢之
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
之復曰今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不於自家心地上
做工夫亦不濟事又曰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
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
亦只是一向去書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
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

上推究始得又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又曰讀書無為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淺看它義理不出又曰聖人言語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休又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所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尹焞問為學之方曰為學須是讀書觀書不必多要知其約多觀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其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又曰讀書要玩味

○朱子亦曰讀書着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又曰博雜極害事伯恭曰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如閫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

志之弊者正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却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又曰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涉獵敷衍便為究竟也又曰為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沉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為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别求

方便以期此心之定其亦難矣又曰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將注解看方是有益又曰觀書靜着心寛着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又因說讀書云韓退之所謂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沉潛反覆之功方得又曰觀書不可只觀緊要處閑慢處都要周匝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

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朱子亦曰凡讀書須看上下之意是如何不可泥看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疑

凡觀書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不泥文義又全背却速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它大意人須要理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讀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

張子曰書以維持此心又曰讀書則此心常在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朱子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横渠成誦之說最為捷徑盖未論看得義理

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又云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用決無所益也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禮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記

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於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義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又曰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

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為心但只是物不入

心然人豈能常靜須有以制其亂

書多閲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

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盖只着一

義理都貫郤

楊氏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

為得

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未順則非所謂經

義今之治經者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

哉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嘿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之表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云又與人書曰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云云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

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求之

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無偽此則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豈容有此

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葢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

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令人問政使之足食足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之事為證故仁智兼盡其說如使令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

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又曰讀書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喪在他人於此不敢發言宰我疑以朞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西山李氏曰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群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朱子

曰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戰爭得些兒小子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捷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又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減以至融會貫通都無疑方始是學

延平李氏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

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夫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有曰正身危坐緩視微吟虛心涵咏切已省察

又曰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又曰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鶩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

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又曰今世之人心不在軀殼裏如何讀得聖人之書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静坐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覧無遺又問讀書須是有精力或云亦須是聰明先生曰雖有聰明亦須是静方運得精神緣静則心虚道理方看得出又曰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

去看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
裏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又曰讀
書閑暇宜於靜室安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
理又曰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須是存心與
讀書為一事方得
又曰觀書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那邊理又到又
曰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

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問讀諸經之法曰亦無法只是虚心平讀去

又曰看文字須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又云虚心切己虚心則見道理明切己自然要體認得出又答學者曰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葢縁平日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今當以此為戒洗滌净盡别立規模將合看

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之本意雖已得之亦更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又曰讀書須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

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别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若棄却本文肆為浮說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大病也又曰觀書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讀書之法無它只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

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爾如此豈復能有所進

學者貪作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

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着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又曰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到一生讀多少書若

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又曰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此言人讀書不專一而貪多廣閱之弊也問通書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荅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正如格物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

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又曰知讀書有漸甚善
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
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
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與古聖賢泯然無
間乃爲真讀書爾又曰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
待此邊冷如水那邊熱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又曰學者只是要熟工夫
純一而已矣讀時熟玩味時熟

又曰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别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又曰讀書不精深只是不專一又曰讀書須純一如看了一般未了又要涉一般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讀上句不知有下句讀上章不知有下章又曰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胷中如此做事全不得

讀書須心在簡册上方可研究義理

本文云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册上逐句逐字看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又曰看文字須此心在上面若心下不在便是不曾看相似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問着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量它事口雖讀心自在别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又曰大凡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静了却去看

又曰蓄之極則通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亦能自見得蓋蓄積者多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

大凡讀書少看熟讀一也不必鑽研立說但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必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為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古人文章大率平說而意自長觀書且須觀其平易正當處

又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又曰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去處不可尋

從隱僻去處凡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熹舊曰
讀書專於異同處觀之又曰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
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撏扯住甲窮盡其詞
乙說如此且撏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
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又曰學者觀書
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
不若退步却看得審大概病在執着不肯放下正如
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見得甲底不是先

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

學者有二患一是自主已意一是有先入之說本文云横渠言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脱亦被他自來相尋又曰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着一見到此

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大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讀書不可不先立一程限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

又曰嚴立功程寛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
速之功也
觀書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
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
義理自出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之患
在於輕浮不沉着痛快
為學者計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

立課程耐煩着實而勿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歛而勿計近功

全文云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于學此學者之通患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

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知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學者計云云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為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或問左傳疑義曰子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有甚義理縱有能幾何

只看聖人所説無不是這個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不然子思何故說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生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力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胷中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這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胷中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

理明後雖讀申韓書亦有得

尹氏門人有言尹和靖教學者云耳順心得如誦己言

用功既至誦聖賢言語即已言語

觀書當如猛將用兵酷吏治獄

直是鏖戰一陣直到推究到底始得○又按朱子教人讀書有曰讀書已是第二義盖人之生道理合下皆完具所以要讀書者是未曾經歷見得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世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又曰讀書如理亂髮

理髮須逐條理教條直又曰讀書須逐句逐字理會教通透又曰看文字且逐條看多是一事不須牽合問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義之實從兄是也不知羞惡與從兄之意如何相似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一處上義理教通透了方可别看如今理會一處未得却又牽一處來滚同說着少間愈無理會處聖賢說話各有指歸且與他逐句逐字上理會將去又曰讀書須細看見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

見有正經幾個字方好又曰讀書理會得通徹是當了則終生更不用再理會後面只須把出來温尋涵泳若不逐件理會則雖讀到老依舊是生底如不曾讀一般○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按裘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

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又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為有補於學者

南軒張氏讀書樓之銘曰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為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哉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眛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曷予塈嗟哉學子當知讀書匪有所為惟求厥初厥初惟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其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梏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于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爔其明迥然意表大體

斯呈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于為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兹進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盡敬念兹以是讀書則或庶幾

以上論讀書之法○又元城劉氏嘗舉司馬公讀三國志曹操遺令事以語客客曰非温公識見不能及此劉氏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老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懈怠惟以誠意讀之誠之者可

以開金石况此虚偽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愚按朱子斂襟危坐即此意故附見焉

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上文云凡解文字坦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路道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乍生强要鑿教深遠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其與

改之云云朱子亦曰聖賢之言有高遠處有平實處又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又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解經不同無害但要切處不可不同

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

程子勸楊時勿好著書云云學者要當察此

楊氏曰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

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方是一個自然之理

朱子曰解經但可畧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

先生謂南軒孟子解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將使學者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忽遽繁雜也云云

漢儒善說經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作一道看直是意味深長

先生謂近世說經者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

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云云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是繆處

讀書先有立說之心此念已外馳矣

解經當如破的

以上論解經之法○自易要指至此皆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謂讀書講明義理者也故以為廣大學之

首

右廣大學之一

語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朱子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

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或問是四事者亦有序耶曰行己恭則其事上也敬非有容恱之私意于民惠後使之以義焉則民雖勞而不怨矣○問子產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之如此安得短於材而為政不專於寛有非理者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不知為政蓋指其一耳○南軒曰子產此四者為得君子之道然君子之道其目亦多矣子產有此四

者而已其它固未盡得也聖人與人為善故特舉其所長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或問

夷齊之有舊惡何也曰蘇氏蓋嘗言之然無所考未敢斷以為必然也蘇氏曰夷齊之事逺矣傳失其辭意其出也父子之間有間言焉若申生之事與不若是則又何惡之可念哉○問云云曰此與不遷怒相似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它善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之如此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為亦安夫天

理之所當然而其胷中休休然初無一毫間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味夫子此言庶幾可以識之矣怨是用希者已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所怨於己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朱子曰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

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或問微生乞醯之説或有謂直非中庸之行微生之事夫子盖美之者然乎曰爲是説者新則新矣然即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荅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它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

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徵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之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且直之為言自古聖賢未有以為非美德者特惡其過而失於較計而已今槩以直為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取而為斯言耶然則斯人之所

謂中庸者乃胡廣之中庸而非子思之中庸必矣○
問張子韶說乞醯不是不直曰此無它只是要人回
互委曲以為直爾此鄉原之漸不可不謹○南軒曰
順理之謂直計較作為有纖毫之枉則害於直矣故
夫子舉此以明直之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
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朱子曰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

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辨之於纂例詳矣先友鄧著作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鄧名世字元亞云○足是加添之意能恭則禮已盡矣若又去上面添些便是私欲○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

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

南軒曰是在衆人習以爲常而未知爲耻惟君子學以爲己不忍須臾自欺故以爲耻焉觀諸此則丘明爲人誠實可知言已亦恥之以明丘明所恥之爲得又可以味聖人與人爲善其辭氣温厚如此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朱子曰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

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南軒曰為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所以教門人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富有曰苟美矣

朱子曰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或問八章之說曰胡氏之說為備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能彌光於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産自能又

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淄而弗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為居室之法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

朱子曰子産之政不專於寛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盖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

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

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

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

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

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

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概乎其未有聞也○或問十章之説曰胡氏之説為詳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産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豊財足用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恵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為恵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盖先王之政之教子産誠有所未及也諸家皆不論子西為何人獨呉氏為

能考之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國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以致楚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問管仲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如何曰恐未然古注謂猶詩言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個人他人便不是人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愚按古注范楊之

說皆似未安意人字之上猶有一字若子產惠人之類而逸之與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朱子曰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煩大夫位髙責重然則公綽盖廉静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

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軒曰老者行義為人所尊之稱趙魏老當時號為家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德可取也故以為趙魏老則優若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職煩勞意者公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為耳大抵用人之方貴在處之得其當而已○黄氏曰君子不器則無施而不可也未至於不器則各有所長而不能相通世之議論人物者但見其長厚則曰此賢也然賢而不能任

事則亦未足為全德夫子之於公綽云云其言可謂

公且平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

朱子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

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

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其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盖疑之也○或問公叔文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而公明賈以為時然後言

笑取何也曰蘇氏曰凡事之因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而公明賈以是稱之也夫子之疑之何也曰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南軒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黙厚重之士故人之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

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善矣然非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莫能不直謂不然而為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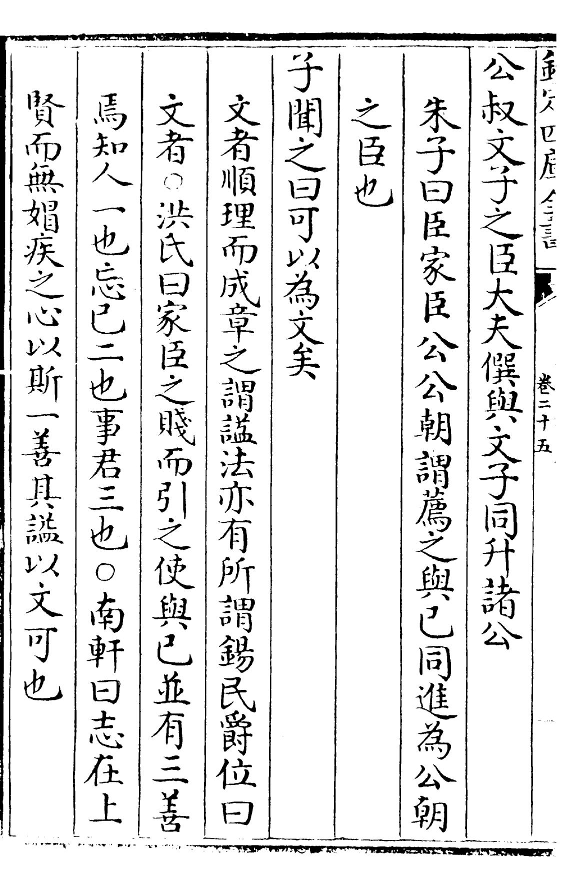
朱子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求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

者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南軒曰尹氏云據邑以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朱子曰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

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它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南軒曰詳觀召陵討罪之舉城濮怒楚之戰則可見矣二君皆以功利為心為三王之罪人則同然就其中行事之迹又有譎正之異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朱子曰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南軒曰志在上賢而無媢疾之心以斯一善其謚以文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朱子曰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

訓之○南軒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禦焉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朱子曰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于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

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按論語所論人物如管仲晏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甯武子子桑伯子史魚柳下惠各已見前論今不重出而春秋褒貶尤衆又當即全經而考焉非此所能盡録也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已之得失然後為有補云

孟子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朱子曰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

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壤乾土也黄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辟纑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巳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巳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

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令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

必其無求自足如蚯蚓然乃為能充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為廉哉○南軒曰於陵仲子於所當享有所不安引而避之而其窮至於無以食而食井上之螬李在當時或稱其廉謂其能不以一介取諸人也曾不知伊尹之不以一介與人不以一介取諸人以

非其義非其道之故耳若於其所當居而不居則反害於道義矣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仲子苟以為不當虛享其祿食則當與其兄共思社稷之計光輔其主治其國家保其民人則齊國有無窮之業而仲子之家亦有無窮之聞斯為稱焉耳今乃昧正大之見為狹陋之思以食粟受鵝為不義而不知避兄離母之為非徒欲潔身以為清而不知廢大倫之為惡小廉妨大德私意害公義原仲子本心亦豈

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其妻兄之居為愈於於陵乎惟其私意所萌亂夫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惑於其迹以其清苦高介而取之而不知原其所萌若是其差殊也嗟乎世之貪冒茍得肆而為惡者多矣而孟子於仲子之徒獨闢之之深者蓋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為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孟子反復闢之蓋有以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

朱子曰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

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南軒曰常人之私情樂聞人之過責人惟恐不深而不復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公平各以其分而是非無不得矣匡章之事亦可謂處乎其不幸者也衆人皆歸之以不孝之名而孟子獨明其不然者察

其理故耳盖諫於其父而父不受以至於怒而屏之以君子之法論之章特未知夫有隱而無犯與夫號泣而從之之義耳夫其所謂有隱而無犯與夫號泣而從者其婉愉委曲為如何非致其深愛者不能也章之諫也無乃不能察其親之意而或過於辭色歟是以為責善而賊恩也夫至於責善而賊恩則非惟不能正救其事而反以傷其父子之天性其所處固不為無過然謂之不孝則抑甚矣盖章本心亦庶幾

欲其父之為善耳而處之或過反以致其怒而章又以為既得罪於父則已亦不當安夫妻子之養則從而黜屏其妻子謂不若是則已之罪益大也其深自咎責之意可見矣夫察章之事既異乎世俗之所謂不孝而原章之心則又以得罪于父為不遑安則章亦庶幾其可進于善者而豈當棄絶于君子之門哉若章得罪於父而不知懼則是以忿戾之氣行于其間而可罪矣然則君子之觀人也豈苟云乎哉夫齊

國之士皆以仲子為廉通國皆稱匡章為不孝而孟子獨明其不然世俗之毀譽如無本之水非君子孰能察之○按孟子論人物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之類已散見諸篇若仲子事合見出處篇匡章事亦合在父子篇以其察世俗之毀譽而斷之以至公之理深得論人之法故備載焉若荀楊以下評論人物未必皆當故略之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程子曰四凶皆大才也

任堯之時未嘗為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為惡亦賴以為用

或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群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偽也聖人豈偽乎

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夫是之謂臨君尊臣卑天下之常

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粟盖不食其禄非餓而不食也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

辟退之頌伯夷甚好然說得伯夷隘處要知伯夷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伐國不問仁人何也曰未知其所以伐如何若武王伐紂則皆仁人也柳下惠之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

既與他戰又卻不鼓不成列必待他成列圖个甚

問漢文多灾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譬之小人多行不義人不之責至君子才有一事則議論便生此一理也白者易汙此又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異宣王小惡為大異此又一理也東漢之士尚名節只為不明理若使明理則皆大賢也

趙苞為邊守虜奪其母招之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

非也以君之城降而求生其母固非也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問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復漢則正也

唐太宗為藩臣佐父取天下一功臣耳而可奪元良之位乎終唐之世三綱不正太宗啟之

又曰太宗人知其為英主不曾有人識其惡余同文曰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又曰唐有天下如

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起於太宗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使肅宗便簒肅宗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曰藩鎮不賔權臣跋扈陵夷至于五代之亂

朱子曰鬻拳乃一粗厲之人其意則忠而其事皆非不足法也

按左氏傳以鬻拳爲愛君曰諫以自納於刑刑而不

忘納君於善是豈所以為人臣法歟故朱子辨其不

然然范甯亦議其非矣

樂毅亦一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

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者說孰是朱子曰不然

此只是田單會守遂無如之何耳毅其初是合秦魏

之師又因怨湣王之暴故一舉下齊七十餘城及湣

王使人心之怒已解它又恐三國夾分它功急發遣

了以燕之力亦只做得恁地況田單忠義死節堅守二城自是不可攻非不欲取蓋力不能耳云云毅在當時亦恣意鹵掠正與孟子所謂毁其宗廟遷其重器同○愚按夏侯玄以來稱許皆大過至是無餘藴矣鹵掠事見毅與燕惠王書云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是也

漢高祖私意分數尚少唐太宗一切假借仁義以行其私

漢高祖急于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
廣武之會項羽所以不殺沛公者盖是時漢強而楚
小弱使高祖屈意于事楚則有懼斃而已惟其云云
項籍亦能曉此知殺太公為不可不若歸之可以致
漢之歡心若分羹之説則大不可
漢文帝資質雖美然安於此而已
如云卑之無甚高論令人可行之類是也先王之道
情願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

武帝之病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惜其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耳然輪臺之悔終是資高故能如此嘗因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帝曰若太子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可見當時自知其非向若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邪邵平高于四皓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有許后之事馬援以口過戒子孫而他日有裹屍之禍朱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不當如是論也

漢儒董仲舒最平正劉向博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道賈誼司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言權謀功利時以仁義拚覆之然終救不得

漢儒專以災異讖緯之屬為學問

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

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

如鍾離意傳所載脩夫子廟事說夫子若會覆射者

甚可怪也

問黄憲豈得似顔子曰其資質終是美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如何曰又未知其志向何若顔子豈徒一柔善之人觀其敢問為邦而孔子教以四代禮樂其聰明絶人可見矣

人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亦漢賊也若權有意興復漢室當與先主并心合謀以正曹氏之罪奈何先主稍能自立即摧而仆之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土地之人若先主可成必滅

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奸謀盖不可掩乎曰所與先
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
問羊陸之事曰此敵國相傾之謀耳非善意也觀陸抗
正是彰其德於祜之言斯可見矣
如石勒脩祖父母墓亦相類
嵇紹蕩隂之忠固可取亦不足以贖事讎之過二者正
不相掩也
陶淵明古之逸民

唐起事由於私侍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唐史贊太宗功德兼隆盖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揆以聖門之法則此二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

顔魯公是有忠義而無意智之人

當時去那裏見使者來不知是賊便兩拜後來知得方駡○愚按顔公始以節制之權遜賀蘭進明不居功之意甚矣而不知進明之不可恃晚為盧杞所忌

不知引去以全明哲保身之道皆於智有所不足朱子之評當矣

南軒張氏曰責巳須要備人有斤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為巳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是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巳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所以與人為善

問高祖規模宏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董公仁義

之說此二事可驗

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此言當矣帝雖能言而自亦多欲然此言不可以人廢

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楊韓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

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

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功也

問趙苞當初不當為邉守曰然當擇於初至是無可為者非不忠則不孝矣又曰温嶠當時只當終老北方不當棄母

劉玄德言濟大事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大哉言乎足以得人之心矣

因言玄德胸襟是大不同向在淮上有歸正人來或

欲不受因舉此言謂此等皆吾之赤子久相隔絕不得見其父母幸而有路歸來父母閉戶而拒之可乎孟宗當與立傳又曰孫翊之妻能報夫之讎又不汙其身可謂智仁勇三者兼全矣

史傳中煞有好人埋没而不顯者如吳主下詔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職遭喪而奔赴者置之大辟吳令孟宗喪母奔喪已而拘之聽刑賴陸遜等力陳其素具減一等如此等人是甚力量當云云雖是一事

關係甚大又如孫翊之妻云云

李太白從永王璘非必有意於璘之爵祿也亦是疎快

忽過耳若杜子美則無此

自語孟論人物至此亦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謂辨

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者也然諸老先生所論多

已見諸篇其評將相大臣事業又當悉入乙記至若

司馬公通鑑范氏唐鑑致堂胡氏讀史管見及龜山

史論了齋史約與南軒諸老先生史論當即全書而

觀之故今獨取程子以下數條列之於此以為廣大

學之一條云

世間常有一種邪説與正説相對如唐肅宗時議陷賊

官罪李勉議當以九等定刑而當時却恐堅河比叛臣

之心不知所以正叛臣之罪也

又如渡江之初衆論欲先追駕而後即位而黄潛善

汪伯彦則唱為先即位之論正論常見危邪説常見

安使吾人平日間暇講究必不到得錯只恐利害倉

卒之際錯了路岐某觀昔賢多是於利害倉卒之際

錯了是故學不可不講氣不可不養

右廣大學之二

亦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謂講論古今人物而辨其

是非也

孟子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

何

朱子曰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

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授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

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又問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棄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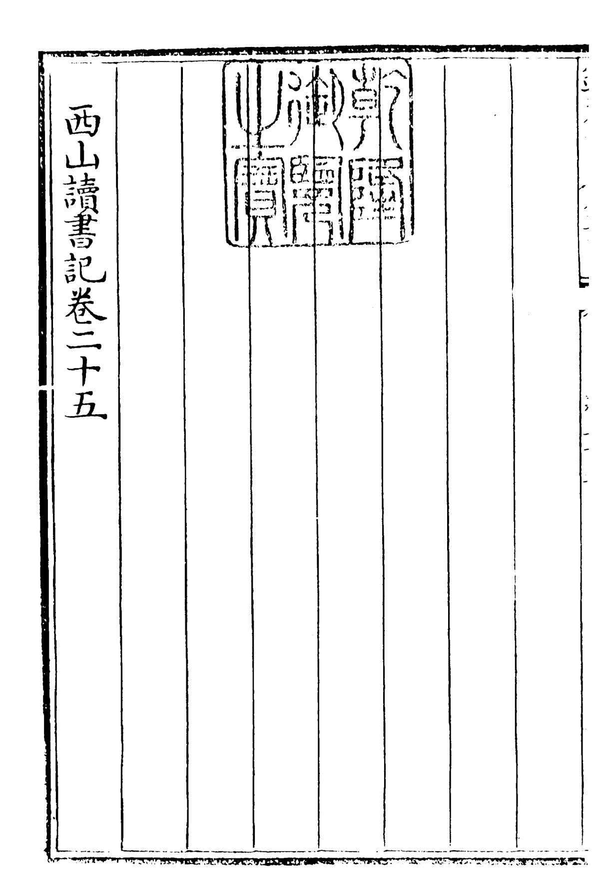
而不知天子父之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盖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南軒曰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以後世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歸戴於舜而賴其治舜乃舍而去之得無廢已成之業而孤天下之望乎此不知天理之言也聖人之所以為治者循天理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存則雖舜何

以治天下哉或者以舜竊負為狂是未之思也又以為臯陶旣執瞽瞍舜烏得而竊之是又未之思也臯陶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以申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夫君臣父子之義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按程子以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為格物致知之一事然所謂處事之方不過本之以義理而參之以時與勢而已湯之以義制事易之義以方外中庸之時中是也各已散見諸篇今獨取孟子一章列之

於此蓋其事乃天下之至難而聖賢處之曲盡其道此即處事之大法也又朱子嘗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乃處事之要學者誠能每事以義為的而權其輕重可否之宜不雜以世俗利害之私則庶乎應酧事物有餘裕矣

右廣大學之三

亦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謂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也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五